

■散文

## 有人烟处，即有抗战歌曲

□周飞亚

中华大地，80多年前，曾有一段岁月，炮火撕裂天空，硝烟吞噬山河。天地间仿佛只剩沉重的呼吸与无边的黑暗。一个民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，眼看就要坠入深渊。

就在这绝境之中，有一种声音，像闪电划过夜空，刺破黑暗——不是枪炮的轰鸣，而是震天动地的歌声。那是中国人共同的心跳。

当歌声响起，中华儿女就找到了自己的“矛”和“盾”——最锋利的武器是醒着的灵魂，最坚固的长城是不屈的精神。这些歌声，是从伤口里开出的花。词曲作家们站在焦土上，目睹山河破碎，耳闻妇孺啼哭，笔下流淌的早已不是墨汁，而是滚烫的血泪。“百万荣华，一霎化为灰烬；无限欢笑，转眼变成凄凉”，纵然“泣别了白山黑水，走遍了黄河长江”，又能“流浪到哪儿？逃亡到何方”，黄河在咆哮，我们的祖国整个在动荡，“哪里是我们的家乡，哪里有我们的

爹娘？”

这些歌声，是刺向敌人的利刃。想想吧！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一吼出来，多少沉睡的斗志立刻被唤醒，多少麻木的心脏瞬间被激发。田间老农扶着犁把哼唱《大刀进行曲》，街头学子握着传单高歌《救亡进行曲》，晃着摇篮的母亲低吟“牺牲已到最后一关”，前线战士靠着战壕喊出“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”……歌声钻过铁丝网，越过封锁线，在沦陷区的瓦砾堆里悄然生根。全民抗战的汪洋，正是由这些涓滴之声汇成。

《在太行山上》的旋律一起，便是千山万壑的觉醒。“红日照遍了东方”，这轮红日不是升起于地平线，而是从亿万民众的心头跃出。词作家桂涛声行走山间，听见的是樵夫砍柴声与枪栓拉动声的交响，看见的是山丹丹花与鲜血同样的殷红。当“母亲叫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”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，整个

太行山脉都成了扩音器，将“血战到底”“还我河山”的意志传播到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。

陕北飘来的《二月里来》，却带着江南水乡的味道。塞克先生笔下“家家户户种田忙”的田园牧歌，暗藏玄机。“指望今年的收成好，多指些五谷充军粮”“种瓜的得瓜种豆的收豆，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”，轻柔婉转的调子，藏着一份不屈的坚韧和对未来的笃定。

这些歌儿，没有花里胡哨的辞藻，都是大白话。可就是这些大白话，直戳人心窝子，让老百姓一听就懂，一懂就跟着唱，一唱就有了劲儿。团结就是力量，这些歌儿，把散落在各地的中国人，硬生生拧成了一股绳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

“有人烟处，即有抗战歌曲。”1938年，画家丰子恺写下自己“从浙江通过江西、湖南来到汉口”一路辗转之见闻，

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抗战以来，艺术中最勇猛前进的，要算音乐。文学原也发达，但是没有声音，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，待人去访问。演剧原也发达，但是限于时地，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。至于造型美术（绘画雕塑之类），亦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，未能普遍发展。只有音乐，普遍于全体民众，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。”

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！还有更贴切的句子吗？若血液干涸，再强大的身躯，也会失去生机。

如今，这“血液”依然在“全身”循环。抗日战争的硝烟散去80年，热血依旧滚烫。

烽火虽熄，弦歌不辍。当歌声响起，我仿佛又看到了他们——那些拿着简陋武器却毫不畏惧的先辈们。他们唱着歌，冲向敌人。他们不是不害怕死亡，但他们知道，身后就是家园，是亲人，是同胞，是民族的未来。

■散文

## 爱在岁月绵长时

□王黎奎

父亲比母亲大了一轮有余。这样的年龄差距，在今日看来几乎难以想象。可命运让这两个本该擦肩而过的人，不仅一见倾心，更携手走完了一生。

父亲生前常说，母亲年轻时极美。尤其是那一对垂至腰际的乌黑长辫，走起路来，就像两条游动的锦鲤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母亲十九岁那年，已近四十且丧偶的父亲走进了她的世界。那时他在乡镇供销社工作，一袭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，熨得笔挺，衬得他棱角分明的脸愈发清朗。

当他随媒人踏进外婆家院子时，谁也没想到，母亲竟一眼认定了这个“老男人”。她甩着长辫在院子里蹦跳，眼睛里漾着光，仿佛等了很久的人，终于来了。

婚后，母亲随父亲来到小镇，当起了“后娘”。后来，母亲生下了大哥。日子在平淡中多了热闹，在清贫里长了暖意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很少见到父母红脸。即便偶尔争执，年长的父亲总是先让步，像哄孩子般低声下气，直到把母亲逗笑。母亲从不叫父亲的名字，而是脱口而出——“老家伙”。父亲最爱听这称呼，每回听到，都满脸得意。

父亲六十岁退休，终于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分居生活。他放弃了进城的机会，留下来陪母亲，甚至学着做起农活。那双拔惯了算盘的手，笨拙地挥舞锄头，常逗得母亲笑弯了腰。

当我们几个孩子成家，父亲已年过七旬。在母亲劝说下，他们搬进了县城。后来，父亲患上重度糖尿病，腿脚不便，越来越不愿出门。病中的他脾气变差，常无端对母亲发火。母亲却毫不介意，反而像哄孩子般耐心。

卧床数年，父亲渐渐连我们都认不出了。可只要母亲一声“老家伙”，他混浊的眼睛便会突然亮起。有一次，父亲不肯吃药，母亲掀开被子，在他屁股上轻轻拍了几下。父亲竟孩子似的笑了，然后乖乖张开了嘴。

父亲在陪伴母亲四十多个春秋后，先她而去。临终之时，他双手死死攥着

母亲的手。母亲却异常平静，轻声说：“老家伙，这四十多年，我知足了。”

父亲走后，母亲表面平静，却一夜白头。我将她接到家中，她常独自对着父亲的照片出神。我常在深夜被她似梦似醒的呼唤惊醒：“老家伙，老家伙……”那声音，听得人心碎。

母亲在一个阳光明亮的早晨静静地走了。她生前曾交代：一定要与父亲合葬。她说，父亲一辈子懂她、疼她、爱她。她总觉得自己陪他的时间不够，心里有愧。到了那个世界，她还要去找他的老家伙。

下葬那天，山谷寂静。我点燃一支烟，轻轻放在碑前：“妈，我把您送来了，送到您的老家伙身边了。”

青烟袅袅升起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母亲甩着乌黑的长辫，父亲穿着洗白的中山装，两人相视而笑。那笑容，穿越时空，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里。

■诗歌

## 八磨湖边的遥想(外一首)

□杨洁

站在故乡的八磨湖边  
与他乡的湖水不同  
风只轻轻一瞥，寂静就生出波纹  
快乐漫过整个湖心

枯黄草从里埋着旧信  
夕光又一次垂落  
我弯腰逆光寻找  
拾起的，是半寸童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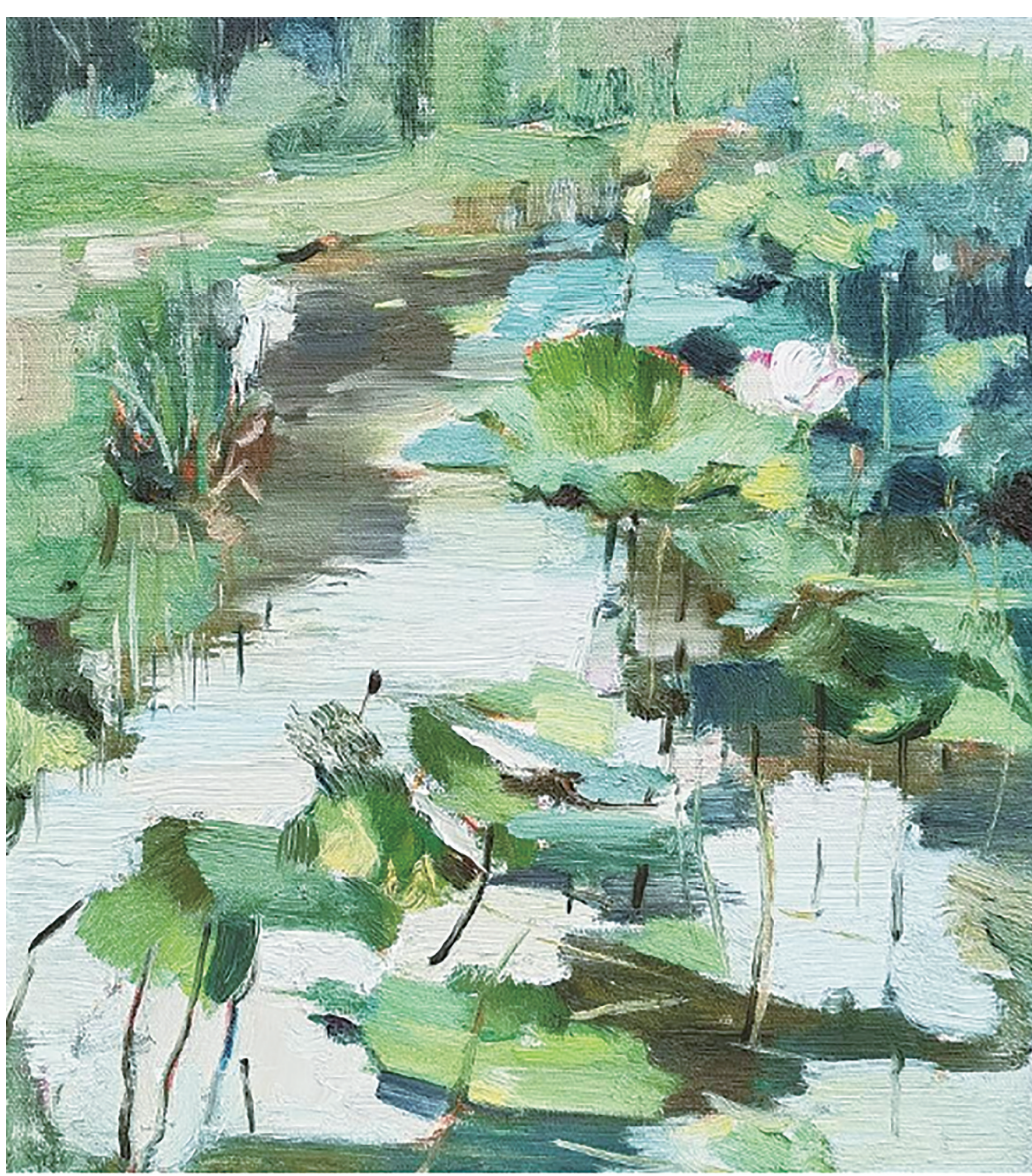
故乡是一卷乐谱  
写满叮咚作响的漂泊  
每一个音符都沾着潮湿的草香

## 河水

河水依旧湍急  
童年像一尾鱼，赤身跃入浪花  
飞溅，又碎落，最终归于流水

阳光曾洗透我的不羁  
岁月却急着翻页  
把我写成潦草的信笺  
仿佛风一吹，便散入虚空

河水啊河水  
你将石子磨得比童年轻柔  
却把那张脸，刻得比河床更深  
多少鱼塘留不住你  
你仍漫过石滩  
执意流向故人的方向  
河水啊，你到底是水  
还是时光的刻刀



金星 第1180期

荷塘写生(油画) 蒲晓康 作

## 他们在大地上写诗

□杨丽丽

我带着虔诚用手掌  
抚摸着刚冷却的钢轨  
每一粒道砟都藏着太阳的重量  
风从戈壁吹来的时候  
他们正把汗滴进裂缝  
像把星星种进贫瘠的土壤

铁轨与石头的碰撞是最初的韵脚  
混凝土在模板里慢慢生长  
像他们沉默的脊梁  
延伸，再延伸  
把黑夜铺成黎明的路  
把孤独铺成远方的窗

我见过他们在暴雨里弯腰  
见过月光落在他们花白的鬓角  
钢轨向前一寸  
他们的皱纹就深一分  
可当第一列车驶过  
他们眼里跳动的光比信号灯更亮

写在大地的诗行不需要纸笔  
每一根枕木都是坚实的意象  
每双磨破的胶鞋  
都在路基上写下  
——关于坚韧，关于方向  
关于平凡的人  
怎样把自己活成了路的脊梁

■散文

## 土味真情

□田雪梅

十多年前，我的婚期定在冬至后的一个周末。在乡下，提前发请帖是必不可少的礼数。冬至那天，正好爱人休班，他从城里赶来，带着一沓沓写好的请帖，踏上了他的“发请帖”之旅。

爱人想到要第一次正式拜访我的亲戚，特意穿了一身笔挺西装，皮鞋擦得锃亮，还特地理发吹了造型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又体面，像个矜持的绅士。

到我家后，堂哥自告奋勇要陪他去发请帖。爱人十分感激，便随他推出摩托车。临出门时，父亲关切地叮嘱：“天冷，多穿点。”

他们一路骑行，北风如刀，凛冽刺骨。他那一身西装根本抵不住乡下的寒风，每一处缝隙都钻着风，让他冷得直打战。

到了堂哥家，堂哥打趣道：“后悔认识我没？乡下可比城里冷多啦，你们坐办公室的，哪经得起这种冻？”爱人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哥，认识她是我最大的福气。冷是冷，但我常来就习惯了。”

堂哥翻出一件三叔放羊时穿的军绿色大衣，还有一双手工棉鞋。大衣虽泛黄，但干净厚实；棉鞋看起来土气，却针脚密实。爱人接过来，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，还戴上了一顶狗皮帽子。转眼间，他从一个城里人，变成了一个地道的“放羊倌”。

他跨上摩托，跟着堂哥一家家送请帖。每到一处，他都恭恭敬敬递上帖子，说几句客气话，喝口热茶，再赶往下一家。

那天乡下有吃窝窝面的习俗，母亲特意做了面，炖了羊肉汤等他们回来。当摩托车“突突”驶进院子时，母亲竟一时没认出他——那身笔挺西装早已消失在宽大的军大衣里。等他进屋摘下帽子，我们全都愣住了。他照了照镜子，自己先笑起来：“哥给的衣服是真暖和。”

我却差点哭出来：“你这副样子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”他却坦然说道：“丢什么人？实用暖和才最重要。”

饭后他赶回城里上班。他走后，我仍在懊恼，觉得他不修边幅，第一次见亲戚就这么邋遢，让我颜面何存？父亲却笑了笑说：“看他‘到哪座山，砍哪山柴’，不挑不拣，这人实在。丫头，过日子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，我们要的是踏实。”

父亲的话让我渐渐释怀。婚礼如期举行。亲戚们交头接耳：“梅梅对象是放羊的吧？”“好像是养羊的，条件应该不错。”“这姑娘上了大学，怎么找个放羊的？”这些议论在我敬酒时飘进耳朵，我心里不免有些埋怨爱人，他却依旧从容淡然。

我想起父亲的话：“找对象看的是人品，过日子过得是实在。”是啊，生活是自己的，与别人的议论无关。爱人的“土味”背后，是朴实的温度和真诚的心。我愿意和他一起，走过每一个寒冬，迎接每一个春天。因为我知道，有他在身边，再冷的冬天，也会温暖如春。

## 山风

□秦不渝

在祁连山里，还来不及多看一眼雪山和草地，风就劈头盖脸地招呼你来了。风是祁连山派来的使者，热情地给你打了一声招呼，就呼啸而过。

祁连山太浩大了，沟壑绵延，纵横千里。风在祁连山，总有一堆干不完的事儿。

祁连山的风是有骨骨的。它穿过绵延千里的褶皱山系，在雪峰与深谷间刻下自己的形状；穿过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绿地，在碧波碧涛间洒下自己的气味和讯息；穿过崭新蓬勃的城市和建筑，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街巷里，撞击出古老的铿锵之音。

祁连山的风，它横冲直撞地扑来，又悄无声息地撤退，它带来了远方的水汽，带来了草籽和花粉，吹开了马莲，吹红了杜鹃，吹绿了草原，吹肥了牛羊。

风是伟大的雕塑家。它年复一年地搬运沙尘，打磨岩石，塑造了嶙峋的山脊、深邃的峡谷和广袤的戈壁。千里祁连，风过之处，山脊如刀，砾石如洗；千里祁连，风过之处，草长莺飞，花

团锦簇。

祁连山的风，是西北大地苍劲的呼吸。它从雪峰之巅呼啸而下，裹挟着冰川的凛冽，草原的清香，还有戈壁的粗犷，吹过千年时光和城池，在千里河西走廊吹出了一幅山河壮丽的绝美画卷。

不来祁连山，你就不知道风有多大、有多猛。祁连山的风是有脾气的。它呼呼地刮着，烈烈地吼着。在这里，只有勤劳和勇敢者才能立足。风一遍遍吹着你，其实就是一遍遍打磨你。

世代生活在祁连山麓的人们，风声是他们生活的背景音。牛羊迁徙，帐篷鼓荡，炊烟被风拉长，风里混合着酥油茶和野草的气息，风伴随牧人的歌调，在草原上悠悠回荡。他们和祁连山的风一样古老，根扎在这里，岿然不动，风奈何不得。

煦日和风的好天气。我们穿行在山中，肺间吐出纳出一股股心旷神怡的清爽，这其实就是祁连山给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。

## 行过扎尕那

□赵慧芳

轻雨初歇，晨光从云隙间洒落，扎尕那在氤氲的雾气中苏醒，如一幅半卷半舒的水墨长卷，恍若天界遗落人间的幻境。云影流转，忽而金光漫山，白塔、屋舍、炊烟皆如玉生辉；忽而山岚缠绕，群峰隐现，似仙踪缥缈，不可方物。

环顾四野，梯田层叠如彩带环绕，树木苍翠如屏，护卫着山间的安宁。一溪清泉穿石而过，淙淙不绝，似在低语大地的秘密。一切幽静而灵动，如画更如画。

步入山中，方知“石头匣子”之称并非虚言。青灰色的石峰高耸入云，形态各异，却又彼此相连。薄雾如纱，拂过山棱，平添几分柔美。道旁树木参天，碧草如茵，山花点缀其间，步步皆景，心随境转，豁然开朗。

抬眼而上，翡翠般的“仙女滩”叫

人驻足，“一线天”双峰对峙令人肃然，“老虎嘴”悬崖逼人令人惊呼，而原始森林幽深苍古，仿佛自鸿蒙之初便静守于此，万类生机在其间默默流转。

扎尕那，这颗甘南明珠，仿佛得尽造化厚爱。山高水远，草木丰茂，物产蕴藏其间；云雾缭绕，峰峦叠翠，美不胜收；林泉幽深，药草山珍，默默福泽世代生灵。

虽只是匆匆一瞥，扎尕那却已深印心间——流云、险峰、村落、佛塔，彩石、清泉、野花、幽草，无一不与我梦中仙境重合。虽自知渺小如尘，却也因行走云端的石径、穿越对峙的群山，而与此间秘境有了片刻的灵魂相契。

至此，恍然知“一眼万年”非虚语。扎尕那之美，不仅在目之所及，更在心之所往。